

# 我的朋友魯迅

〔日〕內山完造 著



何花、徐怡等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魯迅與內山完造合影。

1933年夏攝於千愛里三號門前。

魯迅  
 內山完造君：  
 這封信是寫給你的，因為你已經離開了  
 上海，到日本去了。我現在在上海，  
 工作很忙，不能親自去送給你。  
 但我的心是和你在一起的。  
 希望你在日本一切順利。  
 魯迅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魯迅生前寫給內山完造的最後一封信。

## 又見魯迅

如果說內山完造先生眼中、筆下的魯迅和我們認知的有所不同，關鍵在於他認識的魯迅登場時只是個書店的顧客，而我們知道的魯迅是印在課本裡的“骨頭”。鐵骨錚錚，當然可敬，但高山仰止的先生一出現就缺少了幾分人間煙火氣，沒了親近的可能性。

在我們所經歷的年代裡，魯迅先生被時勢所用，被反覆塑造。他預言了後世所有的風雨，始終屹立潮頭，洞察萬物，是當仁不讓的“本報評論員”。

關於魯迅如何痛心疾首地鞭撻時代之頑疾，已印在書本上，不必再表，只是那些時代病不斷傳染給新時代，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唯獨缺了一個魯迅。

至於魯迅如何成了內山書店的常客，又和這個日本岡山人深交十年，肯定不是因為這是唯一一家肯向中國人和朝鮮人賒賬的日本人開的書店，倒是內山回憶說，魯迅“這個人每次都帶幾個朋友一塊兒到書店來”。內山回憶說，因魯迅在書店停留時間很長，有時竟被顧客誤認為老闆。

說到深交，中國人魯迅這樣問日本人內山：“你猜孔聖人要是今天還在世的話，他是親日派還是反日派？”

這還不夠，魯迅還說：“我想，中國即便把日本全盤否定，也決不能忽視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長處——認真。無論發生甚麼事，這一點，作為中國人不可不學。只不過現在好像不是說這話的好時機，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嚨，怕是也沒有誰會聽我的，相反會被扣上類似‘賣國賊’、‘帝國主義走狗’之類的帽子被人追殺吧。”

時至今日，看到魯迅的話，仍不免為他捏上一把汗。因為今天看來，他的肺腑之言還是那麼不合時宜。“被人追殺”不知是否出現，被扇耳光幾乎是可以確定的。

魯迅和內山大談特談，莫見得是情趣相同，恐怕更多是熟絡。內山坦白地說：“與魯迅先生以及眾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譽聲望都被我用於商業廣告。在中國的書籍界，我能夠為人所知，並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為魯迅先生的仙逝。雖然知道這個事實，我卻依舊利用魯迅先生的死。”

當然，十年的交情，也讓內山看懂了魯迅：“仔細回想起來，先生倒是經常無所顧忌地披露中國的現實。不對，應該說先生一

直是這樣做的。也正因為這樣，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這樣的情況絕非少數。

“然而先生筆下的現實絕非是為了奪人眼球而有意為之，先生也絕不是靠暴露現實獲取關注的淺薄之人，總之他並非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話語背後其實流淌著無盡的溫情。”

好在內山還記住了魯迅言語的一些細節，多少可以還原一點魯迅生活中的樣子：

“老版<sup>1</sup>，《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樣子，你不去看看嗎？”

“你知道這是甚麼嗎？這是廣東的水果，叫‘黃皮’”

“哦，那是我母親的媳婦，可不是我的媳婦呢。”

“哎，孩子可真麻煩。”

“老版，你要是想了解甚麼是自由人的話，只要了解下皇帝的生活就行了。那真是完全的自由啊！”

內山聽到魯迅講過這樣的趣事：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馬路上的卡瑟酒店見了個英國人，他住在七樓的房間裡，所以我進了電梯。可是開電梯的夥計好像

---

1 日版原文如此，詳見正文二十五頁註釋。

在等甚麼人，一直不上去。因為一直沒人來，我就催他趕緊送我去七樓，於是這夥計回過頭毫不客氣地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說：‘你給我出去。’我最後居然被趕出來了。”

也許有了這些細節，才可湊成一個完整的魯迅。完整的魯迅是有趣的，當然還是倔強的。

魯迅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上海，此前，他剛剛在廣州怒氣沖天，在廈門大學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與傅斯年狹路相逢，冤家路窄，最終選擇辭職遠去。內山的回憶是魯迅先生“對政府殘殺俄國歸來的留學生們的行為十分憤慨”，“於是憤然離開了中山大學”。可以肯定的事實是，魯迅偕許廣平離開廣州來到了上海。

在魯迅眼中，胡適、徐志摩、郭沫若、周揚等都不是省油的燈。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為紀念北京大學成立二十七週年，魯迅寫了一篇短文，結尾如此：“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週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其實，“這些話”最重要的是兩條：

“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

的，即使只有自己。 ”

這篇“命題作文”是應北京大學學生會之約而作，所傳魯迅珍視青年，這自是一例。他尤其受不得聞訊青年人的死，《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寫於深夜裡》都遍佈著這種切膚之痛，殷殷之情。

單是一個柔石，就在魯迅日記中被提及不下百次。“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 ”（摘自《為了忘卻的紀念》）

去世前一日的魯迅先生靠在藤椅上，手裡還夾著煙，內山回憶道：“看到他手裡的煙，我勸他別抽了，他又吸了幾口終於把煙扔掉了。”

魯迅先生病逝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日記止於十月十八日。我相信，停下筆來，思想還行走了一天。

崔永元  
2012年10月10日



# 目 錄

## 第一輯 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	18
聰明的傢伙	19

## 第二輯 我與先生

初識先生	24
相識即朋友	33
“爸爸、媽媽、弟弟”	36
風暴來襲	40
文學家之魂	44
先生那些話	49
先生和版畫	57
先生趣話	69
徐福的故事	71
魯迅與蕭伯納	73

理所當然的事	81
有關詩歌的談話	85
人品有價	86
四庫全書的信用	91
神蟲	93
關於“鑒定”	97
關於“客氣”	103
美妙如那眼	105
曼殊和尚	106
鹿地互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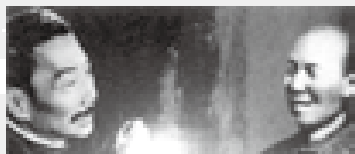
### 第三輯 先生走了

臨終前的魯迅先生	114
給增田涉的兩封信	121
珍惜的人	126
輓聯	127
排至深夜的告別者列隊——葬禮回憶	129
那時的記憶	133

### 第四輯 先生走後

魯迅先生瑣憶	152
--------	-----

魯迅和日本	157
憶友人	161
論爭與釣譽	170
先生逝世六週年	172
先生離去的第七年	175
豐美的供品——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	179
上海——魯迅逝世十一週年紀念日	182
十八年後再追憶	192
二十週年再追思	199
參觀魯迅故居	206
我的上海之緣	210
《魯迅印象》後記	212
第五輯 當年的文藝漫談會	
內山書店與文藝漫談會	216
漫談魯迅	223
對談：回憶創造社	238
座談會：談中國文學現狀	249
編後記	265



##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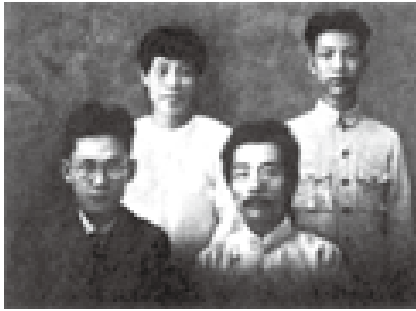
# 我與先生

我們的視野裡開始經常出現一個穿著藍色長衫，個子不高，走路很特別，鼻子底下留著黑色鬍鬚，眼神清亮，雖然身形單薄卻讓人無法忽視的人。這個人每次都帶幾個朋友一塊兒到書店來。

## 初識先生

我聽說從北平被聘任到廈門大學教文學，後來又去了廣東中山大學當了文科學長（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魯迅先生，對政府殘殺俄國歸來的留學生們的行為十分憤慨，說是在這種不合理的政府下，還搞甚麼教書育人的工作，於是憤然離開了中山大學，來到了上海。雖然聽說過先生的名字，但是因為沒有親眼見過，所以我們夫婦並不知道先生長甚麼樣。

沒過多久，我們的視野裡開始經常出現一個穿著藍色長衫，個子不高，走路很特別，鼻子底下留著黑色鬍鬚，眼神清亮，雖然身形單薄卻讓人無法忽視的人。這個人每次都帶幾個朋友一塊兒到書店來。有一天，這位先生自己過來了，從書架上取了很多書後在長椅上坐了下來。他一邊喝著我夫人沏的茶，一邊點燃了煙，然後用清晰的日語對我說道：“老闆，麻煩你把這書送到寶樂安路景雲里 × × 路。”我問他：“這位先生，怎麼稱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樹人就好。”我驚呼起來：



1927年，抵上海時，魯迅與許廣平、周建人等人合影（一）。

“啊！您就是魯迅先生嗎？我知道您。我還知道您剛從廣東回到上海，不過從沒見過，失禮失禮。”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從此以後，每當先生寫東西累了，或者看書倦了都會來我店裡坐上一會兒。不久後，經先生介紹，我們又認識了許夫人。日子一天天過去，先生和我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好，不知道甚麼時候起，在我們心裡已經不把他當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錯把先生當成店裡的老闆時，先生都會開心得哈哈大笑。

這時候先生總會用日語告訴我道：“老版<sup>1</sup>（從這時起，他就開始這麼稱呼我了），剛剛這人把我當成你了喲。”我每次都是

---

1 老版，日文原文即如此，可能是因為魯迅“闊”字的發音太重，內山特此註明。

笑笑，感覺很有趣。不過有時候要是碰上一些認得先生長相的學生來店裡，發現先生在的話，就會躲在角落裡小聲地邊說著“魯迅、魯迅”，邊時不時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這時候先生就會無奈地歎一聲：“哎，又有人開始討論我了，算了，回家吧。”說著抓起手邊的帽子戴上，出門走了。

許夫人因為不會說日語，所以每次說的話不多，不過和我們之間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覺十年過去了。這期間，先生身邊的危險發生過幾次，他倒是顯得頗為坦然。

即使國民政府發佈逮捕令那會兒，先生也是一副彷彿甚麼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樣平靜地往來於家裡和我的書店。我們都很擔心他，勸他道：“先生，外面危險吶！您還是去哪裡避一下風頭吧？”他只是淡淡地說：“不用，沒關係的。要真想抓我的話，還出甚麼逮捕令啊？直接暗地裡把我抓了豈不更好，出個逮捕令還礙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還是擔心，我倆有時候會拉著先生暫時在店裡藏一會兒。

蔡元培、宋慶齡女士、楊杏佛等人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據說是維護民主權利的。然而隨著同盟不斷壯大，漸漸地成了國民政府的眼中釘。有一天突然傳來楊杏佛先生在位於法租界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部門前被暗殺的消息，先

生聽到後馬上叫了車趕到同盟總部。之後許夫人憂心忡忡地來我店裡，等著先生回來。

我記性不好，如今有許多小事都不記得了。現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邊擺放著“先生的專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遺物，我每每看到總是忍不住流下淚來。

我這人大概生來就沒甚麼情調，從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書堆裡。我拼了三五張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邊一個電話，右手握著一支筆，三百六十五天都是這樣子。我經常能聽到先生笑話我說：“老版！行了喲！從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會兒嘛，不然會生病的啊！哈哈”

每當這時候，我也總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們就在這裡休息會兒吧？”

於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兒，把椅子掉了個個兒，再沏上一壺茶，就開始和先生聊開了。

我問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兒去了？”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馬路上的卡瑟酒店見了個英國人，他住在七樓的房間裡，所以我進了電梯。可是開電梯的夥計好像在等甚麼人，一直不上去。因為一直沒人來，我就催他趕緊送我去七樓，於是這夥計回過頭毫不客氣地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說：‘你給我出去。’我最後居然被趕出來了。”